



# 白沙灘的亲情

□ 羅安會

初秋，太陽躲進雲層，涼風習習。表姐從合江白沙鎮驅車約60公里，到渝西長江邊永川朱沱鎮，為我大姐八十大壽而來。60年了，這是我與表姐第二次見面。時光流逝，容顏記錄着滄桑歲月，也勾起了我首次去表姐家借錢的往事……

那年表姐的家，位於四川合江縣長江邊的白沙鎮。白沙鎮（世稱白沙灘或上白沙）歷史悠久，明末清初的老街依山而建。60年前，大姐在合江中學讀書，考上了南充師院，家裡發愁學費不夠。於是，我和母親一道從朱沱沿江而上，走捷徑步行40多里，去白沙灘舅舅家借錢。

朱沱到白沙灘，雖說兩地都在長江邊，但交通不便。一是乘木船逆江而上，靠纖夫拉一天多的船才能到達；二是以步當車，走江邊小道再乘木船過江，需半天路程。

那年暑假，12歲的我同媽媽一起趁涼爽，天不亮就出門了。母子倆沿江邊，踏着泥汙亂石、雜草叢生的纖夫道行走。路上，媽媽時不時地講述舅舅的故事……一個多小時的路程，到了九層岩的小街上，吃了一點干糧粑粑，喝了几口水，頂着烈日，轉古道去合江上游的六角溪，後乘木船過江，下午1點多鐘到了白沙灘。

兄妹見面，格外親切。舅舅安排我和媽媽在餐館吃了午飯。舅舅不但借了30元，還送母親20元，不枉此行。那時，舅舅在供銷社工作，還是單位的一個頭頭，工資也才30多元。

見到舅舅的大女兒，我喊一聲：“表姐！”表姐甜甜一笑，好漂亮啊！表姐在商店上班，下班後帶着我去街上走了一圈，兩條街相互連通的。依山而建的老街，爬坡上坎，一直向上，街上的青石板被踩得光滑。場口處，兩條街圍繞着戲樓而建，戲樓內的廂子很寬敞，表姐說：“看戲觀眾可容納千人。”當然，這戲樓同朱沱的萬壽宮戲樓相比，萬壽宮則更寬敞，除戲台大一點，兩旁的廂房也多幾間。表姐帶着我到供銷社書櫃前，買了几本《水滸傳》《三國演義》的小人書送我。我好高興啊！

白沙灘老街，雖比不上朱沱老街寬而長，斜坡街道兩邊的商鋪、餐館、修理店，卻是一家挨一家，煙火氣十足。

舅媽很熱情，晚上殺了一只雞招待我們。在生活物資緊缺年代，這可是奢侈的“牙祭”，那晚我吃得撐。夜飯後，舅舅全家帶我們去戲樓看了一場川劇《柳蔭記》，我沒看懂。

那晚，在舅舅家我睡得很沉。天剛亮，我和母親被舅媽喊醒，吃完早飯，舅媽和表姐送我們到江邊上船。不一會兒，去朱沱的下水纜載就開船了，趕纜載的人不少，人貨的重量將木船壓到了吃水線。開船了，船工們吼着川江號子，“嗨喲，嗨喲”地划動着船槳，向朱沱而去……這是我第一次坐纜載，既興奮又害怕。

船艙很窄，木板順船體而搭，背背篋的、提包包的、做生意的、擺龍門陣的、抽煙的，大家都擠在艙內。擁擠的船艙內很悶熱，煙味、汗味、腳臭味，瀰漫在船艙中，讓人難受……

當船經過朱沱寸杆磧險灘時，灘頭寬大，邊水洶湧，浪花飛濺，只聽到船底在磧底底的鵝卵石灘上，發出“啞啞啞”的摩擦聲，緊跟着船體上下開始顛簸搖晃得十分厲害，船上有人騷動起來，發出驚吼的尖叫声。此時，媽媽緊緊拉着我的手說：“別怕，沒事的！”船長高聲喊道：“別亂動，過了灘就好了！”船像離弦之箭，一會兒就過了險灘。

船，終於平安到朱沱靠岸了。光陰似箭，我再沒到過白沙灘了。亲情總是讓人挂念。大姐八十大壽後，表姐帶我去白沙灘故地重游。白沙灘，江邊風光無限。山丘階地、遠山近水、農家小院相映生輝，構成一幅美麗的畫卷。江邊，天然磐石一層一層伸向江心，像一艘艘航母靜臥於江中，碧綠江水從磐石旁緩緩向東流淌……

白沙灘，江邊，厚厚的河沙被運往城里搞城市化建設，白色的沙灘變成了淺石灘。據縣志記載：唐初，合江縣治遷到白沙。白沙以獨特的白色沙壩而得名，又以長江水碼頭的繁榮而聞名於世。

表姐陪着我從江邊碼頭，步入老街……王爺廟、城門洞、老戲院滿目滄桑。陽光照射在老街，木屋、灰瓦、城牆上顯得斑駁隔離，惟余斷壁殘垣。老街已垂暮，在風雨中顛簸巍巍。昔日街景不見了，老街的民居、商鋪、單位，只剩“鐵將軍”守護着逝去的光陰。幾位老人坐在家門前，打望着我們的過往……

老街的木屋，不少已破敗成了危房……幸好，建築公司正在老街上將一棟棟破舊的、歪斜的串架老屋，遮擋起來進行修繕。在不久的將來，這純木質串架結構的古镇，將再次迎來它的重生。

老染坊、鹽業公司、船民協會、鐵器社、竹器社、木器社、榨油廠、酒廠、木船社……這些古老的川東民居，散發着歲月的滄桑。昔日那些古色古香、煙火氣十足的街景不見了，這古老的川東民居，如同時光，散發出歲月的滄桑和珍貴的記憶。

走着走着，表姐指着挂上“鐵將軍”的木屋對我說：“你想想，這是哪裏？”“啊！這不就是你們原來的家嗎？”表姐點頭笑了。表姐說全家人在這里生生不息，舅舅、舅媽也在此離開了人世。表姐繼續說，我和我的表弟幾家人，跟隨城市化的發展，從老街搬到新街去了。

來到新街表姐的家，寬敞明亮的樓房，當然是今非昔比。新街寬敞的柏油馬路，錯落有致的樓房，街邊樹木的郁郁蔥蔥，商場超市比比皆是……白沙灘，古色古香的老街，被另一種城鎮化的內涵所取代。

（作者系重慶市江津區作協副主席）

# 30年前 烏江畔讀書的那些日子

□ 孫江月

20世紀80年代，是一個質樸、純真、夢想與追求的年代，在烏江之畔涪陵師範專科學校（現長江師範學院）讀書的那些光景，就像茶褐色的老照片泛着毛邊，古旧的，厚重的，每次翻看，都能感受那份寧靜、找到那份溫暖。

## 一片芳草地：教學樓

當年我去讀書時，交通還顯落后，寒暑往返，十分不便利，每次從豐都坐船去學校，都須經涪陵城換乘小機動船過烏江，有時因時間關係，偶有誤點，氣喘吁吁地從水巷子跑到碼頭時，機動船已收班。於是，只得與江邊打魚的人家商量，蹲小木船晃悠悠地划漿過江去學校。

承載我夢想的教學樓，並不像現在這般氣派，只是一棟土泥、土磚、土瓦壘成的土房，從外面看，更像儲糧的倉庫。整棟樓分兩層，似乎年代有些久遠，但離“歷史建築”之類又似乎扯不上邊兒。樓上是我所在的中文八五級，和中文八四級相鄰，樓下是教師辦公室和後勤處。記得那時我們一個班有90多位同學，輔導員王躍生說“是歷屆中文系人數最多的一個班”。

我們上大課，擠在一個教室裡，黑壓壓一片全是人頭。只要有人走動，木樓板就吱嘎作響，遇到刮大風，木門窗也喇喇地响。但那時期的學生像一群餓極了的孩子，每個人眼裡都閃爍着攫取的光，看書的樣子，看老師的樣子，就像飢餓的人撲在麵包上。正如老師所說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”。生活的貧苦和環境的粗陋促使這群人為改變命運而奮發努力。就在這老舊的教學樓裡，走出了不少棟樑之材。有感於此，我曾寫作一聯：土磚土瓦土樓土房藏龍臥虎，土學土生土教土師人才輩出。

## 兩處藏經閣：圖書館、閱覽室

印象中的圖書館和閱覽室，是學校當時最好的現代建築，每次去那里都有一種揚眉吐氣的感覺，整個人精神煥發，靈感四射。

館內藏書豐富，古今中外舊書新書都有，還有中華書局、三聯書社出版的線裝書，但那些書借不出來，只能待在館裡翻翻，感受古人的文化氣息。

三年求學的大部分時光，我都是在圖書館和閱覽室度過的。我在圖書館閱讀的書籍上百種，最多的是文學和美術，當然也有宗教哲學之類。這些作品與作者的人格魅力给了我無窮的力量，由此引導我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。閱覽室則是我常去讀書和寫作的地方，它在圖書館的底樓，寬敞明亮，里面陳列的報刊種類很多，尤其是文藝刊物。印象中，全國各省市重要核心期刊都能看到。我最愛翻看的就是《人民日報》副刊，還有《人民文學》《文藝報》《詩刊》《青年文學》等。在這些刊物上，我開始閱讀和了解中國當代文學和當代中國作家，郭小川、賀敬之、石祥、梁上泉和林非等等。後來，我和好些作家都成了相好的文友，其中一些還曾來過豐都這片文學的熱土。

這就是涪陵師專給我帶來的讀書與文學之緣。我為此曾寫一聯：納天下鴻儒之思想入學府，荟校園學子之文章于館室。

## 三家文學社：求实、采石、江畔

剛進學校，就聽說學校有幾個文學社團，一個叫“求实”，一個叫“采石”，一個叫“江畔”。“求实”是校團委組建的，“采石”是學生會創建的，“江畔”則是學生自發的，它們都志存高遠，各有傾向。

這三個團體每到大一新生入校，即張貼廣告，招兵買馬。說來也是有緣，我“一人”很快被他們分為了“三馬”，招了進去。又很快成了校內的“文學新聞人物”，與喜歡文學的黃明、冷文學、熊昕、呂濤、高昆、高中勝等文友，在草塘、烏江邊、磨盤溝、塔子山等處舉辦文學活動。我的早期作品《影子》《魚》《房東》等，就是這一時期寫成的，後來編入《幻之水》詩集出版。凡有作品發表，稿費一到，我就傾囊拿出，招待大家看電影、吃糖果。有時稿費少，也會偷偷邀幾個常在一起的學友去烏江邊碼頭小飯店，燒一碗白菜豆腐湯，加一碟花生米，舀一大碗枸杞白酒，再買一包經濟牌香煙，大家談詩論書，談天說地，特別開心。為朋友仗義疏財，對文學得意忘形，或許在外人看來是怎麼的頹廢，其實自己樂在其中。

三十多年前的求學人生，是頭枕着浪漫的文學之夢的，烏江側畔的書聲時光雖然清貧，却最充實，最真實，也最快乐，它自當成為我人生最大的財富。

（作者系重慶市豐都縣作協名譽主席）



合江白沙老街